



2006年国庆节前夕，本文作者（左一）拜访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史宽（右二）。

■图片故事

艺术家的民族气节

□张翔 文/图

2006年国庆节前夕，我跟随保定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赵镇平主任到北京，登门拜访了他的二姐夫、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史宽先生。

在史老家，他听说我是铁路职工报的主编，喜欢打听名人轶事。于是，他就给我讲起了他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往事。1945年4月，史宽带着剧组演员在北平长安大戏院演出《北京人》时，由于汉奸告密，他们被日本人抓了起来。日本鬼子暴跳如雷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曹禺是延安抗日文人，你们竟敢演他的话剧！”日本鬼子使用威逼利诱和恫吓的手段，拽出一名演员就推到事先挖好的深土坑里，以活埋相威胁。当填土填到快过胸部时，日

本鬼子就指着那位演员对他们说，看见没有，谁反对大日本帝国、对抗皇军，死拉死拉地有！然后，又让被捕的中国演员们排成队围着关押的院子跑，有不从者就用步枪托子抡圆了打。

史宽当时是抗日爱国剧社的副社长，又是《北京人》这个剧目的副副长。鬼子一见就猜测他可能是个头目，于是多次提审他，软硬兼施，还进行拷打。鬼子一边拷打一边问他：“你需要什么？”史宽大义凛然地回答：“我需要自由！”鬼子气急败坏，把他打得昏死过去，就拖回牢房。等史宽苏醒之后，同牢房的狱友告诉他，日本鬼子问你需要什么，你就说“我饿，我需要大米饭”，他们就不打你了。结果

第二天、第三天又提审，鬼子还是问他：“你需要什么？”史宽依旧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我需要自由！”气得鬼子嗷嗷怪叫，又是一顿雨点般的皮鞭抽在史宽的头上和身上，他始终没有向鬼子屈服。

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外界舆论的压力下，已被关押了20多天的史宽和他的演员们被放了出来。爱国艺术家们的民族气节，在当时的演艺界和老百姓中被传为佳话。

2014年，史宽在北京病故。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，追忆老一辈爱国艺术家不畏强敌正义凛然的民族气节，成为激励后人拼搏进取的力量。

■工友情怀

往事如昨

□吉文兰 文/图

因为哥哥的安排，1994年7月1日，我随村子里的一位本家哥哥一起来到了城里的一家工厂打工。

那个年代，在我们村子周边工厂上班的挣钱都不多，加上家里兄弟姊妹们又多，不想想办法赚钱，那日子简直没有办法活下去。在村子里任村长的哥哥经常看报纸，一天，他从报纸上获悉一则招聘启事，城里的一家工厂招聘工人，工资待遇还不错，于是他便悄悄地去应聘。到厂里干了几天，并从其他工人口中得知，该厂并没有招聘启事中描述的那样好，相反的只要是进来上班的人都要收500元的押金。干不满一年的工人，押金是没有办法要回的。哥哥是悄悄来应聘的，村里的工作还没有辞职，而这里又不满意，立即就走人，押金也就没有办法要回。当星期天，哥哥放假回来告诉我这些



时，我当机立断，要求顶替哥哥去上班，换他回来继续干他的村官。

七月的天，骄阳似火。走在大路上，那柏油马路时不时的粘着鞋底，死命的抬一抬脚，鞋就掉了。在厂里上班，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要排着队去饭堂吃饭吃。开始一段日子，感觉饭不够吃，时间久了，渐渐地感觉到饭吃不完了。我发现每次去打饭时，食堂里的厨师小陆会刻意给我多打点饭，菜也是。同样的价钱，总是比其他工友们多。遇到节假日，小陆还专门给我做我最爱吃的鱼。晚上，他还

会邀请我出去吃冷饮等，每次我总会拉上我的那位随我一起上班的本家哥哥，一同出去吃东西。

一天，一位同学邀请我去金山玩，于是，我拉上了小陆还有本家哥哥一起踏上了去镇江的路程。在金山，同学给我和小路还有本家哥哥留下难忘而又唯一的一张合影。

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”。久而久之，小厨师终于向我表白，他喜欢我，暗恋我。其实，那个时候的我心里已经有了意中人，于是我断然拒绝了小陆的好意，并告诉他，我们只能是兄妹相称。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小陆在被我拒绝的那刻他那失望、不舍、无奈的表情。其实，我也考虑过，我也试着想接受他，但是，只要想到我与他的家乡不在一个城市，将来要面对的是要和一些陌生的面孔过上一辈子时，那美好的瞬间就一闪而过。人还是要面对现实的。于是我选择了离开厂里，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只要打开相册，看到这张照片，往日的美好回忆就会历历在目。

小陆，现在你在哪里，你过得可好？

副刊【情怀】15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 63581010

■家庭相册

26年前的AA制

□杨艳丽 文图



这张照片是1989年拍的，距今已26年有余。

照片上的两个小女孩那样甜美地笑着。一个笑得热情爽朗，一个笑得羞涩可爱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笑容定格的时间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本命年——12岁那一年。

照片上的人是我和我二嫂的妹妹。那时候的我们，相识已一年有余，彼时我的哥哥和她的姐姐还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。我们同龄，她比我大六个月，个子不高，但长得特别漂亮，人也聪明伶俐。放寒假了，我们每天都腻在一起。熟识我们的大人见了我们都要夸她几句：“这孩子，长得真漂亮，真讨人喜欢。一看这小模样，就带着机灵劲儿。个子小，就是心眼儿多给坠

住了吧。”而到了我这儿，就什么话都没有了。他们一这样夸她，就让我觉得，我唯一引以为傲的身高也变成了他们眼中的傻大个儿。

那一年，特别流行卡其绿的列宁服。而我们俩属同龄人中的另类，我做了一件大红色的衣服，她则做了一件宝蓝色的衣服。我们站在一起，艳丽无比。

我们决定拍张照片留念，那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合影。那时，拍一张四寸的彩照要两块五毛钱，加洗一张要一块三毛钱。那个年代，三块八毛钱对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我们两人商量后决定，一人掏一块九毛钱，两人合着出这份钱。

后来的后来，当她的姐姐和我的哥哥成为了男女朋友时，这件平摊拍照钱的事儿被他们无数次地逗趣取笑：“哟，你俩还‘好’呢！照张相还俩人平摊钱，真让人笑掉大牙。”当时，我们也甚为尴尬。可N多年后的今天想来，当时的我俩有多么的了不起。这些年国人才兴起的AA制，而我俩早在1989年就已经成为了AA制的先行者啦。

■青春岁月

书香,芬芳了我的青春

□黄平安 文图



读那些当时在我看来像天书一样的古籍。于是，偷读成了那一时期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读这些书时，我遇到了“拦路虎”——繁体字，但书中诱人的故事情节常常令我欲罢不能。我通过向父亲请教、查字典、根据句意猜认等方法，几年下来几乎读完了父亲的存书。这段时间的偷读，不仅幸福了我的少年时光，还大大提高了我的古文水平，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毕业后，我有过两三年在在家待业的时光。待业的日子是寂寞的。室外，除了青山，就是白云；室内，除了母亲的唠叨，就是父亲的叹息。青春年少的我几近崩溃。近乎绝望的我再一次想到了书，可家里的新书早已被我翻成了旧书，旧书让我翻成残片。我想到了同龄伙伴和同班同学。哪知道，他们也有与我一样的苦恼和烦忧。我们一拍即合——换书看。那时乡村不通公路，为了换本书或是借本书，近的要步行几公里，远的要跑上大半天，虽然辛苦，但如果能找到一本从未读过的书，那真是如获至宝。白天偷着读，怕父母或人说的不务正业；晚上就着煤油灯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琼浆。这时，我才领略到古人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的真意。忘情地苦读，丰富和磨砺了我的人生，也点燃了我的希望之火。后来，我在当地以语文第一名的成绩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如今，青春远去了，岁月远去了，而沉淀的书香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新，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着 my 人生。